

## 圖像煉金師

### The Alchemist of Icon

文 | 郭維國

2013 年，我在大未來林舍畫廊的個展《慾圖·吉祥》( *Forbidden Wishes* ) 結束後，緊接著 2014 年北京今日美術館的《眾生之園》( *Sentient Garden* ) 個展，2015 年初，再於台北當代藝術館籌辦《萬園有靈》( *Gardens of Spirits* ) 個展。連續三年籌劃三場大型展覽，但也藉此機會把這十幾年來創作圖檔、評論文章、創作自述等做一番整理與省閱，以「旁觀者」檢視反思自己過去十幾年的創作歷程，梳理出在圖像繪畫中的脈絡與位置。思考下一階段創作的可能性樣貌，多年來大都以「自我形象」( 自畫像 ) 做為創作「主體」( 亦是主題 ) 的作品，有些「新」的轉變與發展的可能性。

2015 至 2017 年，我從以往再熟悉不過的作品形式與題材內容開始做調整。以往作品的空間結構表現比較單向、靜止，很類似西方古典繪畫在敘述故事內容的空間邏輯性。新作品我開始嘗試以「疏離」的手法來處理空間屬性，這樣的空間感隱喻著畫中圖像之間曖昧且「藕斷絲連」的情緒詮釋的可能性，但觀賞者還是可以在作品中依循自己對畫中圖像意義的理解，找到觀賞的出口。

另外，這些年來，我一直想在作品中表現一種「末世」的廢墟感。我使用多種的複合媒材 ( 木板、麻布、動物膠、蜜蠟、木屑、石粉、壓克力媒材、金銀箔等 ) 在作品上做嘗試，製造出多樣具有圖像式肌理筆觸的效果。經過塗畫、擦抹、打磨、刮除、潑灑、反覆修改，圖像因此堆疊出豐富的「詩意」肌理表情，它們表露出一種時光已逝被記錄下來的生命歷程的蒼傷感。

畫中那些或完整、或具象、或抽象、或寫實的大小斷裂、傷痕、壓鬱的圖像們，它們是我過往生命中的物質記憶或情感經驗中擷取的片段 ( 如：老照片、卡漫英雄、寵物、兇器、旋轉木馬、鐵皮機器人、汽車、解剖模型.....等 )；有些是現實生活中情緒經驗轉化的意象 ( 如：風景、花草、剪影、肌理、對話框.....等 )，他們在畫中各自表露出是強或弱的狀態；它們在畫裡流竄、撞擊、重組出新的圖像意義。我有時感覺自己像是煉金師一樣，把這些性質各異的圖像元素用「煉金術」把它們在畫中調製出虛幻、奇異的圖像幻境；以往的作品在故事內容敘述邏輯比較單向固定，而新作品讓觀賞者用自己的視覺方法來探索我的作品內容，整理出屬於你自己對我作品圖像的理解與感知。

從 1999 年我開始創作以「自我形象」為主體的《暴喜圖》( *Diagram of Commotion and Desire* ) 系列，作品中我扮演成各種角色的，主體大都以等身比例呈現，所以「自我形象」幾乎佔據大部分的畫面；風格上很類似歐洲十六世紀末出現的「矯飾主義」( *Mannerism* )。畫中自我形象也都是置身於一個「現實感」很明確的幽暗戶外風景中；作品的色彩調性設定偏向暗灰調紫紅色系。2009 年左右，上述這些視覺特質開始有些改變，

尤其是 2013 年個展《慾圖·吉祥》的作品，我把「自我形象」隱身躲藏於各種動物或公仔造型裡。

這兩年來，「自我形象」依然存在作品當中。不過「他」開始被模糊、扁平、稀釋了。現在我比較想對昔日數十年歲月已逝，人近花甲不甚唏噓的末世的「大我」感受做表現；把「自我形象」退縮成「小我」片段，隱密在「大我」的場景之裡頭。

最近，常在繪製作品過程中感覺自己好像是個渺小身體漸衰的「小我」戰士，隻身影單的面對「大我」般的畫布。後來，我試著放慢的步調，坦然面對自己的身心狀態，調整創作步調。在創作的每個過程都是一個段落，它們好像會被一個冥冥之中存在的「定律」所制約著，連結起來繞了一個圈，似有似無的吸引著過去與現在的兩端。我現在坦然接受每個階段隱約有個必然的「生命法則」在牽引我們走下去，我們能做的不多，更不需要「反抗」，只要順著它，謙卑但自信地做自己想做的跟該做的，如此而已。